

漫画梦工场

朱德庸漫画同名小说

双响炮

《漫画原著 朱德庸》 《电视剧编导 伍宗德》

SHUANGXIANGPAO

男人与女人的战争永无止境
笑弹四射 幽默满档
已婚未婚 博命必读



现代出版社

双响炮

漫画原著/朱德庸 电视剧编导/伍宗德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响炮 / 朱德庸原著, 伍宗德改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ISBN 7-80188-457-4

I. 双... II. ①朱... ②伍... III.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924 号

漫画原著: 朱德庸

电视剧编导: 伍宗德

总 策 划: 吴江江

责任编辑: 杜 宇

改 编: 王秀菊

装帧设计: 灵智工作室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64240438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中煤地质制图印刷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1/24

印 张: 9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457-4

定 价: 2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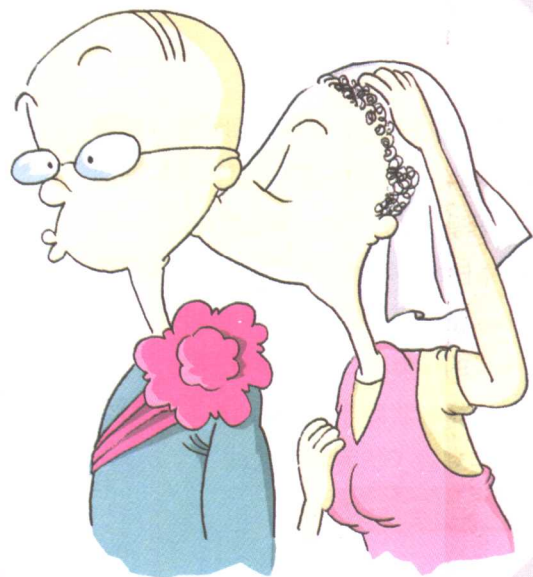
→ 女人像猫，男人像狗，婚姻则是猫狗大战。

所谓十全十美的婚姻，就是你的十次婚姻对象竟然是十个美女。

男人不喜欢婚姻像迷宫，比较喜欢婚姻像后宫。

每个女人都是一本书，但很多时候男人只想逛逛书店，而不是买书。

——牛德属语录





故事的开始，一切非比寻常。

沉沉的木门后面，许多藏在心底的奢侈和欲望，仿佛都能在那里合心可意地一样一样搬出来。衣香鬓影处，白衫黑裤的侍者优雅地欠身，蜜色的香槟酒在玻璃杯中水波般晃动。

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坐在这种豪华的西餐厅内，悠闲自得地享用美味的法式大餐。当餐具碰到精致的银质器皿时，发出悦耳的丁东声，蔓生袅袅余音。挥霍带来的愉悦与美感，就像一客只有三分熟的牛排，一刀切下去，带出新鲜的血色。

痛并快乐着。

衣冠楚楚的客人们挺挺地端坐在餐桌前，谨遵左手刀右手叉的游戏规则，人人自我感觉良好地窃窃私语。高高悬起的水晶吊灯，光辉璀璨，浪漫宛如梦境。

大厅一侧，硕大的圆桌前，独自坐着一位单身女人。云髻松挽，半透明的黑纱内，隐约透露出大半玉雕般的后背。弧线优美而润泽。



一个拥有如此完美背影的女人，孤独得令人遐想，神秘得令人血脉喷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正在舞台上卖力演出的歌女，着实有碍观瞻。尽管邓丽君的《甜蜜蜜》在她的口中唱出，别有一番风情撩人，是蜜里调油的路数，怎奈此女已是老妈级别的人物，浓妆艳抹之下，又偏生拧着水桶般的身子做出各种妖娆风骚的姿势，肥嘟嘟的猪蹄小手时时捻出兰花指，一双三角眼春光灿烂，眼风乱飞，在数名花季少女的伴舞下，形象惨不忍睹。饶是如此，餐厅内依旧算得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突然，一个不和谐的锐声尖叫划破了华美的气氛：

“汤里面有苍蝇——”

众人齐齐将头扭成45°角，如同被集体施了定身法，一动不动地盯着惊叫的人。

餐厅内霎时寂静，仿若无人之区。

服务生迅速将嘴巴贴到下一人的耳朵上——

“汤里面有苍蝇，有人找麻烦！”

“汤里面有苍蝇，这次金哥麻烦大了！”

“有人砸场子，金哥在汤里放了只死苍蝇！”

“有人砸场子，砸死了一只苍蝇，金哥拿去煮汤了！”

“啊！金哥被苍蝇砸死，拿去煮汤了！”

接龙游戏的最后一人恶狠狠地盯住传话的人：“我就是金哥！谁敢吃白食？！”

话音刚落，铁塔般的大厨金哥已经手提锅铲，杀气腾腾地冲向大厅，数名服务生摩拳擦掌，紧随其后。

“小姐，你把豆豉当成苍蝇了吧！”大厨金哥目露凶光，威胁道。

“那你就把这个豆豉吃了吧！”那名后背完美的单身女子玉臂轻抬，优雅地举起汤匙。乳白色的汤中，一只黑色的苍蝇四撇八咧地摆出仰泳的姿势，随汤荡漾。

“有胆你再说一遍！”

女子扬起一张吹弹得破的俏脸，惋惜似的轻轻叹口气：“我说，汤、里、面、有、苍、蝇！”

大厨金哥与服务生同时发出了愤怒的吼叫，锅铲、桌椅、餐具从四面八方飞向女子。说时迟那时快，但见此女长裙飞扬，玉腿伸展，一蹬餐桌，借力使力，稳坐在椅上飞速滑向大厅另一侧，顺手撂倒了两个服务生。



眼见形势恶劣，就餐的客人纷纷抱头鼠窜，仓皇出逃。餐厅内霎时一片杯盘狼藉，椅倒桌翻。

一击不中，大厨金哥等人顿时暴跳如雷，饿虎扑食般猛冲向那女子。却见她笑靥如花，不慌不忙轻扭杨柳细腰，自椅中拔起，一袭半裙半裤的时尚装扮在空中潇洒飘扬，长腿美得让人几乎七窍喷血。

“好酷哟！”舞台上的歌女原本吓得抖作一团，目睹此情此景，霎时崇拜得一塌糊涂。

大厨金哥率先被踢成猪头阿三。

女子翻腾跳跃间，皓腕舒展，玉腿横陈，点、勾、踢、踩、踏、抛，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杯盘横飞之中，宛若书写一幅草书，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一帮莽汉尽数变做了滚地葫芦。

她优雅地停住身形，摆出一个酷毙的 POSE，斜睨惨遭蹂躏的大厅，冷艳夺目。

“CUT——”

随着这一声响起，餐厅内突然人声鼎沸，倒在地上的大厨金哥和服务生呼爹喊娘地爬起。再看适才那名女子，正捧着手腕雪雪呼痛，半百歌女守在她身旁，心疼地左一口“乖女儿”，右一个“女儿乖”。

“这几个打的画面拍得很好，接下来拍女主角掏信用卡的镜头。”监视器前的导演满意地下令。

剧务赶紧捧着闪闪发亮的信用卡小跑过来，却猛地伸出了一只手抢走了信用卡。歌女兴致高昂地拿着信用卡冲向适才那名女子。



“吕霞，这是拍信用卡的广告，掏卡的姿势要很自信，想像自己是有钱人，打碎这么点盘子有什么，刷卡赔你喽……”

吕霞依言，一招一式模仿老妈滑稽的姿势，眼风乱飞。

“把信用卡给女主角啊！”

导演一声怒吼未落，众星拱月的簇拥下，一身相同时尚装扮的女主角顾盼生姿地走了过来。剧务忙从吕霞手中抢走信用卡，溜烟儿地奉给女主角。

“哎，替身，你的镜头拍完了，去后面领饭盒，不要在这里碍事。”制片扯着破锣嗓子吆喝。

吕霞尴尬地站在原地，转身就走。不成想老妈却不肯善罢甘休，执意要让导演开个眼界，见识一下吕霞的真功夫。

“那个替身演员有十八般武艺，导演你才拍了一点点皮毛，观众看不过瘾的！小龙女的‘玉女剑十九式’好不好？要不然‘牡丹花上飞’，把花的感觉融在轻功里面……”她边说边亲自示范动作，活像一袋面粉离地抖两抖，惹来一片哄堂大笑。

“她……她是谁！？”导演气得五官挪位，怒视制片。

“替……替身演员的妈妈，她叫游萍，因为不要工钱，所以我才让她演歌女的。”

“我不管什么油瓶玻璃瓶，把她给我扔出去！”

游萍闻言，慌忙牵着吕霞快步离去，口中犹自嘟囔：

“没眼光，没风度！看好了，这是‘牡丹花上飞’。”

她手扶吕霞，用力一跃，两根短腿在空中紧着一阵倒腾，怎奈没有功夫傍身，踉跄之下险些摔倒。

众人乐不可支地瞧着游萍一厢情愿地卖乖献丑，捧腹大笑，前仰后合。

猛听得一声河东狮吼：“谁在笑？谁敢笑我妈妈！”





但见吕霞双手叉腰，横眉立目，浑似母夜叉般，恶狠狠地扫视众人，眼神所到之处，杀气四起，令人不寒而栗，自觉地闭上了嘴巴。

吕霞不再言语，蓦然飞身跃起，在空中曼妙出腿，接连踢起数只盛满鲜花彩条的花篮。刹那间，五彩缤纷的漫天花雨倾泄而下，吕霞笼罩其中，恍如仙境中人，矫若游龙，似飞似舞，随飘飘洒洒的花雨盘旋而落。

吕霞冷冷道：

“这就是‘牡丹花上飞’！”

众人瞠目结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登时掌声雷动，方才嚣张的导演和制片也一脸白痴的神情，熊掌狂舞。

两母女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其实吕霞并不甘愿用武功作为谋生之道。师傅屡屡教导她和242位师兄，练武为的是健体强身，惩恶锄奸，而非炫技于人，欺世盗名。堂堂北方四省的武术冠军，在摄影棚里瘪三似的给主角当替身，磕碰擦伤倒在其次，最难忍受的是那种呼来喝去的颐指气使，一点尊严都没有。

况且她每次演戏，都得偷偷溜跑出来，总感觉做贼心虚，底气不足。



可是老娘游萍却另有一套打算。

自从老公吕明出门买烟，一去不返，游萍就把自己彻底奉献给了女儿。吕霞拜师学艺，她就追到山上看守藏经阁。不过自从她守夜取暖，烧掉藏经阁 28000 册经书后，吕霞师傅就将她逐出道观，并扬言如果再见到她就打断她的两条腿。

后来吕霞拍戏，她就充当经纪人兼保姆兼武术指导兼会计，赶上运气好，就“买一送一”，吕霞做打戏替身，她则义务出演某个小角色，负责插科打诨，见风使舵。

她甚至连自己原先的姓名都弃之不用，改叫游萍，谐音“油瓶”，坚定不屈地表明了做一辈子“拖油瓶”的信念。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男人娶了吕霞，就等于同时拥有了两个女人——老婆和丈母娘。

游萍认准女儿具备在演艺界大红大紫的素质，千方百计寻找各种机会培养她，一心想成为圈内最大牌的星妈。

为此，她罗织出诸多星妈速成秘诀，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能忍，忍他人不能忍之事；其次要会赖，赖尽天下可赖可不赖之事。

基于以上两点职业良知，游萍很自然地先矢口否认领过吕霞的替身劳务费，在被识破之后，马上爽快地开始分账。

“刚刚领了 600 块，你是演员 100，我是妈妈 100，我又是经纪人 100，帮你存嫁妆费 100，服装费 100……”

吕霞抗议：“我又没买服装！”





“我要买啊，你忍心看妈妈就这两套衣服换来换去？美容费100，当然是我需要美容啦。”

游萍笑咪咪地把最后一张百元大钞放进自己的小手提袋内。她看了一眼面部肌肉正做横向运动的吕霞，变魔术般从手中亮出一支口红：“买给你的。”

吕霞顿时雀跃，抢到手中，打开：“这支用过啊？”

“我用过几天，觉得它的颜色好嗲，红中带紫，配你嗲嗲的黑皮肤，正点！”



一句话，立刻让吕霞化怒为喜。两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兴高采烈地往道观走去。

本来吕霞打算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回观里，不想游萍自手提包内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巧克力蛋糕，执意要给她庆祝生日。为了让女儿有个完美无缺的记忆，游萍冒险潜入道观仓库，偷了两根木棍，再往柴油里泡两泡，打火机一点，两枝史无前例的火把蜡烛就大功告成了。

“许个愿吧！”

吕霞忙紧握双手闭眼默祷。

“你不敢把愿望大声说出来，万一老天爷耳背怎么办？听不到就帮不上忙！我来！”

游萍站在火炬前，大声祷告：“老天爷，我是吕霞的妈妈游萍。请你保佑我们家吕霞尽快完成3个愿望！第一愿，大红大紫大有钱，在影剧圈闯出大名堂；第二愿，嫁个好老公过好日子享好命；第三愿，对我这个妈妈有情有义有孝顺，我女儿有的我通通都有！”

话音刚落，就听得一声爆炸巨响，不远处火花四射，倒映在湖水中，绚烂缤纷。

母女仰望璀璨的夜空，傻傻愣住。

“哇！你还为我准备了焰火！太惊喜了……”吕霞正欲欢呼，忽然听到库房处人声鼎沸，立刻意识到形势不妙，嗫嚅道：“不过，这个焰火会不会放得大了一点点，过分了一点点？”

焰火愈演愈烈，辉映了半座山头，可以清楚地望见一帮彪形大汉手持家伙，怒火万丈奔上前



来。游萍已经面无人色，闪到吕霞身后：“女儿，有没有看到鬼头蛤蟆眼的人冲过来了？”

“看到了！”

“妈平常怎么教你的？”

吕霞闻言，心一横脚一跺，挡在游萍身前，扎稳马步，摆好战斗的架势，雄赳赳地喊道：“跨向前去保护妈，挺起胸来挡子弹！妈在我在，妈亡，我先亡！”

“有没有信心！”

“有！”

“上！”

母女二人不约而同180°大转身，逃之夭夭，霎时踪影全无。

3个月后，狼狈出逃的游萍母女倾其所有，把自己装上飞机运到了日本，去见她们消失了20余年的丈夫、父亲——吕明。这个曾抛弃了丈夫和父亲角色的男人，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神秘地联系到游萍母女，约定在日本烧津海港见面。

“我们是坐飞机来，他为什么要在海港跟我们见面呢？”吕霞吃力地把数件行李拖出计程车，满腹疑惑。

“因为你爸爸知道我不会游泳，万一我要追杀他的话，至少可以水遁。”游萍白胖的手指轻掠过大衣皮领上的狐狸毛，眼中透出阴森的



三个
月后



寒光。

“你，会杀他吗？”

“哼哼哼，你在我肚子里面才5个月大他说出去买包烟就再也没消息了，这么狠心弃家别子你说该不该杀？！”

游萍仿佛内力十足的武林高手，一口气便将3声冷笑40个字外加两种感叹语气统统表达完。

“妈，我觉得你还是冷静一点比较好。我们现在来日本投靠他，是不是应该……”



把他攥在手掌心；一个目光如炬，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个削瘦略带潦倒的男人，似乎要从他身上扒下一层皮验证真假。

就在游萍悄无声息地把手铐从提包里往外掏的时候，商船的货柜也不约而同似的，把这个男人当成了目标，不偏不倚地往他站立的位置缓缓下降。眼见即将到手的老公就要被压成肉饼，游萍的声带不受控制地发出冗长刺耳的尖叫。

“啊……”

忽然一条人影飞出，在噪音的伴奏下，吕霞踩着滑车冲上前，揪着脖领把135斤的老爸丢向一旁。催命货柜轰然落下，石破天惊，灰尘碎屑四溅。

“没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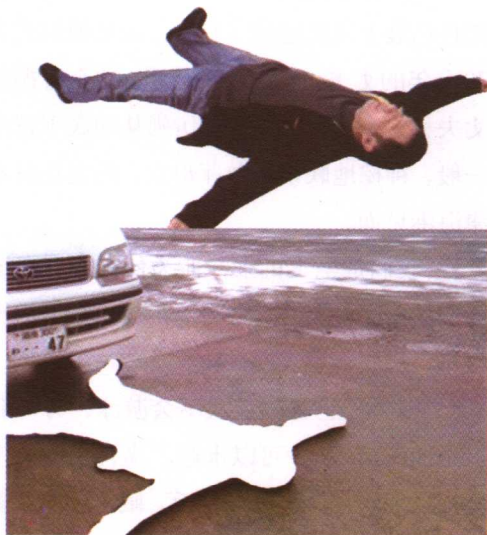
吕霞得意洋洋的语气只传输到一半，一阵尖锐的紧急刹车声伴随着机械与肉体的碰撞声猛然响起。她

游萍断然一挥手，义正词严道：“女人不在乎男人是不是个好东西，只在乎他是不是一个‘堪用’的东西。等看看你爸爸堪不堪用，再来决定他的命运！”

吕霞忧心忡忡地望着面露杀机的老娘，实在不知道是该祈祷一家人就此团圆，还是祈祷从未谋面的老爸再次顺利逃亡。

不过，还没等她结束激烈的思想斗争，吕明出现了。

两个女人爱恨交织地望着这个步步走近的男人，一个恨不能撒下天罗地网，从此紧紧



不能置信地循声望去，她还没来得及说上半个字的生身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辆行李车前，无可奈何地摆出大字形。

肇事司机连滚带爬地摔出车子，声音抖得要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你们有没有看到！！是他自己跑过来撞车子的！”

游萍和吕霞绝望的目光死死地落在了这个满头扎小辫的年轻男子脸上。尽管他相貌英俊得一塌糊涂，身材高大，体形也很有看头，不过在这种情形下，相信再色迷迷的女人也没有心情理会。

一场骨肉团聚的好戏刚开了个头，就把演出地点转移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游萍简直无法决定自己是该抓狂，还是昏厥。

“你爸爸想躲我就跳到海里面去好了，干吗跳到地狱里面去呢？他够狠！现在我们母女是真的再也找不到他了。”

吕霞一言不发地大口咀嚼黑黑的巧克力，神色可怖。

“人家说婚姻是一辈子的连续剧，我的男主角请假请了20年，现在又改请丧假，你要我的人生怎么演得下去嘛！”

游萍刚决定要放声痛哭，忽然瞥见肇事司机朝走廊另一端慌慌张张走去，马上重振精神，恶狠狠地说：“千错万错都是那个男人的错！女儿，记住他的样子，化成灰也要黏着他！”

如果肇事司机能够听到这番话，相信他一定会后悔自己今天没翻皇历没拜祖先就擅自出门。因为吕霞是个又乖又孝顺的女儿，一向奉老娘的话为圣旨。所以在肇事司机窜进洗手间，幸福地在释放体内积压液体的时候，她已经很有效率地站到了他的身边。

“天呀！你怎么看男人上厕所？！”他面红耳赤，急忙善后。

“嗤，我在中国有200多个师兄师弟，看多了！你想





落跑想尿遁对不对？”

“没……没有。”

“那出去面对债主！”

尽管185公分的身高足以称得上大块头，不过在武功高手面前，不过等于白占空间。至于游萍，只要有吕霞在一旁掠阵，她就有本事对一切威胁视若无睹。但见她弹出一根指头轻轻一勾，年轻英俊的肇事司机就乖乖地把腰弯下来，配合她的高度。

“被你撞死的那个人叫吕明，这位大小姐是苦主的女儿，吕霞，第一届北方四省武术比赛的冠军。”游萍一本正经地训教导。

“女侠？武术冠军？”

“我呢，是苦主的老婆，叫游萍。”

“油瓶？”



“有什么不对吗？”

“不不不，人如其名，名字有气质。”

“任何女人面对撞死自己亲人的凶手都不可能有什么气质，有的只是一肚子的气对不对？！”

他头如捣蒜：“对对对！”

“那该找谁出气呢？”

“我……找我就对了。”

“很好！报上名来！”

“英雄，我叫英雄。”

英雄掏出名片，谄媚地递给游萍。母女二人对望一眼，忽然同时娇滴滴地抱拳唤道：“英雄好！”

这一幕大大出乎英雄的预期，顿感受宠若惊。

“英雄您一定会对我们两个弱女子负责任的对不对？”

望着游萍虽不动人却足够哀怨的表情，英雄毫不迟疑地以右拳连击胸膛，以示豪情万丈，一诺千金。不过紧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懊恼得恨不能用嘴把自己的拳头吃得连渣不剩。

“那你永远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的对不对？”

那一瞬间，英雄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请君入瓮”。就在他已经决定担起照顾游萍母女的重任之时，



意想不到的怪事却发生了——吕明死而复生，从太平间活蹦乱跳地跑了。不仅如此，临走前，他还颇有闲情逸致地看了会儿电视直播的赛马节目，把管理

员吓个半死后，才一溜烟儿闪了。

这一突发事件让游萍精明的脑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她知道自家老公好赌，可总不至于为了看赛马而活过来吧。吕霞则坚信是元气回转，所以能死而复生。至于英雄，他则体味到了获得解放的快乐——没有死者就表示没有车祸，没有车祸就表示他没有责任，也就不需要永远永远照顾游萍母女二人了。

他快乐而大方地掏出一沓钞票塞到游萍手里，喜笑颜开：“这些钱你们拿去吃点寿司生鱼片，就当做我的精神赔偿。我呢，要去找警察销案了！再见，祝你们吕家多福多寿早日大团圆！”

不容游萍掰出歪理绕弯弯，英雄火速冲上车，逃命般疾驰而去。望着后视镜里渐渐缩小的母女二人，他忽然有点不忍心。可一想到游萍讹人的技术，他登时只剩下侥幸脱身的庆幸。

不过，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时，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游萍和吕霞正依照日本习俗，谦恭

温良地跪在他家的屋里，甜蜜地恭迎他的归来。

他并没有成功逃生，噩梦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进行而已。

他的名片为出租车司机提供了地址，而他活蹦乱跳的亲妹妹英姿不仅引狼入室，听信对方一面之词，大肆谴责他的行为，甚至还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螃蟹来招待她们。

眼睁睁地瞪着母女二人鸠占鹊巢，3个女人狼狈为奸，英雄不是没有尝试反抗，怎奈论武，他在吕霞的面前只有当沙袋的份儿；论文，游萍捂住一半嘴巴就能把他扁得体无完肤，生不如死。



“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只剩下躲到一旁对着英姿指桑骂槐的资格，“家贼”“内鬼”一通教训，批得妹妹灰头土脸。游萍摆出一副“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姿态，吕霞却再也按捺不住，猛然从老娘的手提包内掏出一把钱，丢到桌上，



冷冷道：“这是你施舍给我们的钱，不稀罕！我们走！”

说罢，提起行李径直往外走，游萍只得拾着半只没吃完的螃蟹，急三火四地尾随而去。

东京街头灯火辉煌，充满了国际都市的繁华和忙碌，游萍和吕霞身在其中，感受到的只有无家可归的彷徨，饥肠辘辘的煎熬。

“你有自尊心没关系，你把钱还给那小子我也同意，但怎么可以把我的钱包一起扔出去呢？”游萍有气无力地抱怨道。

“人家没注意嘛！反正也没多少钱。”

“至少够我们住旅馆吃热饭热菜吧？”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吕霞一腔熊熊燃烧的饥饿之火。在这个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她惟有把填饱

肚子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老娘身上。毕竟，当年游萍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连蜜月也是在这里度的，好歹也应该结交下一两个朋友。

游萍的答案直截了当。

当吕霞在面馆里畅快地吃下第三碗牛肉面，心满意足地捋着圆滚滚的肚子时，游萍告诉她：“朋友，没有；私房钱，没有；只有这一顿饭的名字，叫做‘霸王餐’。”

基于练武之人的道德，吕霞选择了猫在后厨刷碗洗碟，偿还两个人的面钱。游萍虽不情愿，却也奈何不得女儿，只好一边洗洗刷刷，一边嘟嘟囔囔大骂英雄聊以解闷。

英雄的感应如果足够灵敏，此刻的耳朵处于红烧状态大概不成问题。幸好他天生反应迟钝，正与英姿在屋外排开运动阵势，屏气凝神，准备开练独创的剪刀操。

英雄朗声道：“来日本不是玩的！”

英姿紧接道：“来日本不是盖的！”

两人齐声：“是来剪的！”



双剪，双剪，双剪双剪



双剪，双剪，双剪双剪